

CUSTOM MAID SPIN for NEW WORLD DISORDER

Peter G. de Krassel

美国的困局与出路 新世界的无序状态与谎言

[美] 邝本德 著
王喜六 祁阿红 等译

9.11后，美国一片混乱：政治沙尘暴频降，美元不景气，石油问题棘手。亟待从地缘政治上进行建设性变革。但是，怎样整治，怎样变革，怎样发展，才能在21世纪继续称雄世界？



文匯出版社

CUSTOM MAID SPIN
for **NEW WORLD DISORDER**

美国的困局与出路

新世界的无序状态与谎言

[美] 邝本德 著
王喜六 祁阿红 等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的困局与出路：新世界的无序状态与谎言/[美]邝本德著；王喜六等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 10

ISBN 7-80741-054-X

I. 美... II. ①邝... ②王... III. ①政治—研究—美国—现代 ②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D771.2 ②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9872 号

美国的困局与出路

——新世界的无序状态与谎言

著 者 / [美] 邝本德

译 者 / 王喜六 祁阿红等

责任编辑 / 陈今夫

特约编辑 / 文 夫

封面装帧 / 卓东东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 /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420 千

印 张 / 28.5

印 数 / 1—5 100

ISBN 7-80741-054-X/G·030

定价：38.00 元

本书献给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本书虽系一人撰写，但反映的却是许多透视世界之人的共同见解。

新世界的无序状态

明天会更好。

——州长小乔治·W. 布什

“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时代很怪：建筑越来越高，脾气越来越糟；道路越来越宽，观点越来越窄；花费越来越多，占有越来越少；买的越来越多，享受越来越少。

“房子大了，家庭却小了；方便多了，时间却少了；学位多了，理性却少了；知识多了，见识却短了；专家多了，难题也多了；药物多了，健康却差了。

“人们烟酒过多，花钱如流水，笑得却太少；开车太快，生气也太快；睡觉太晚，起床太累；看书太少，看电视太多，祈祷却常忘记。

“物质的东西成倍翻番，精神的东西日见减少；空谈太多，真爱太少，仇恨过于频繁；学会了如何谋生，却不知怎样生活；寿命见长，生活中的乐趣却未添。

“往返月球美梦成真，与邻为友重重困难。外层空间能征服，地球上的事情难上难；大事已成就，好事不好办。

“空气干净了，灵魂肮脏了；原子已可分，成见难弥合；文章多了，学识少了；计划多了，成就少了。

“学会了匆忙，却不懂等待；收入高了，道德低了；食物多了，胃口减了；电脑多，贮存信息多，拷贝空前容易，交往却越来越少。数量多了，质量差了。

“这个时代，人们吃得快，消化慢；个头高，品格低；暴富容易，深交困难。这个时代，世界可以和平，家国战争不断；休闲安逸有余，乐趣幸福不足；食品种类增多，营养价值减少。

“这个时代，夫妻都有收入，但离婚多；住房越来越高档，但亲情关系日趋破碎。这个时代，出行方便快捷，尿布纸巾乱丢，道德弃之不顾，露水夫妻遍布；超重胖子太多；丸片五花八门，可使大笑不止，可致一命呜呼。

“这个时代，橱窗内琳琅满目，仓库里空空无物；科技发展一日千里，著书立说无须发愁，更改易如反掌，删除只需弹指……”

——取自因特网，作者佚名

继续思考明天,别停下来

——弗利特伍德·麦克

明天会更好

——张国荣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哲学家孔子(公元前6世纪)

只有在学会承认别人的权利之后，我们才会有真正的文明。

——牛仔哲学家威尔·罗杰斯(1923年11月18日)

资料来源和鸣谢

犹如不生苔的滚石

——鲍勃·迪伦

我的一生有趣且富刺激性。我不是在死水里巡游，而是在现代世界里漂泊，是正在形成的历史的外围见证人。我在全世界游牧，在全球朝圣，在宇宙流浪，是个迷路的牛仔。我就像个长年忙碌的家蝇，飞到哪儿都要发出声音？我要感谢数十年来在几个洲曾与我交往、叙谈的所有吧友以及难以数计的“杯友”和哲人。你们给我增添了气力，使得我在多种文明的旅途中荡漾。正是由于我们在一起切磋，一起争论甚至交锋，才有了今天展现在面前的三部曲。

我永远感谢我的母亲里娃(Riva)，她充满睿智的话语和教诲至今依然常在我耳边回响。

我要特别向波琳·泰勒博士表示感谢。我们在1999年相见，是她把醉醺醺的我从吧凳上拉起来，鼓励并帮助我继续写下去。没有她在精神上的支持，这个三部曲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还要感谢我的前妻盖尔和朱莉娅，我的孩子亚历山德拉、乔纳斯、奥斯汀和迈克尔，他们分别是我的挚友、朋友、委托人和生意上的伙伴。我要特别致谢的有杰克和克里斯汀·伯曼(Jake and Kristin Berman)及他们的孩子亚历克斯和利尔(Alex and Lielle)，还有迈克尔和米切尔·尤丁(Michael and Michal Yudin)、鲍勃和卢·奥尔特(Bob and Lu Alter)、罗伯特·“鲍勃”·施瓦兹(Robert “Bob” Schwartz)、巴纳德家族(the Barnard clan)、拉尔夫·赫尔曼(Ralph Herman)、约书亚和芭芭拉·西蒙斯(Joshua and Barbara Simons)、乔伦·里考特(Jorunn “JoJo” Recalt)、布鲁斯·巴伦(Bruce Baron)、冯至信医生

(Dr Feng Chi Shun)、艾萨·德尔·罗萨里奥(Isa del Rosario)、Mio Hani、乔和卡罗尔·亨普令(Joe and Carol Hempfling)、玛丽·凯瑟琳·哈罗德(Mary Catherine Harold)、埃米和珀拉·卡尼(Ami and Perla Karney)、查克和莉迪亚·利维(Chuck and Lydia Levy)、特里和鲁思·埃尔克斯(Terry and Ruth Elkes)、里卡·西奥(Rica Thio)、凯文·麦克布赖德(Kevin McBride)、厄尔·克莱因(Earl Klein)、凯瑟琳·纽曼(Catherine Newman)、郡·瓦伦顿(Jun Valenton)、托尼·门顿(Tony Manton)、杰米·麦圭尔(Jamie McGuire)、泽夫和芭芭拉·亚罗斯拉夫斯基(Zev and Barbara Yaroslavsky)、马克和埃娜·夏普(Mark & Ana Sharp)、彼得·马坎特(Peter Makant)、菲尔·柯利维斯(Phil Curlewis)、鲁迪和祖马答·科恩(Rudy and Tzmadar Cohen)、乔舒亚·迈克利(Joshua Michaely)、王南森(Nelson Wong)、胡棣周(T. C. Wu)、格罗弗·麦基恩(Grover McKean)。他们在这些年里曾耐心地听我讲述我的想法,提出他们的意见,并帮助我构思。我要特别感谢马克·泰根(Mark Tigan)和阿瑟·哈克(Arthur Hacker)协助我进行调研。

对于与马克一起工作的研究人员,我也要表示特别的谢意。他们是:卡罗琳·布雷(Carolyn Bray)、凯利·A.巴克利(Kelly A. Buckley)、埃里克·埃席尔(Eric Ethier)、苏珊·林奇(Susan Lynch)、莫妮卡·勒(Monica Maurer)、埃里克·谢尔曼(Eric Sherman)、W.布鲁斯·赖特(W. Bruce Wright)。他们干得很出色。谢谢!他们为本书所作的详细注释和参考书目可以在custommaid.net上免费查阅。

我要向15位作者致意。是他们的精心研究成果帮助了我,使我得以从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层面上具体记叙我所经历的人物、事件、印象和思考;使我得以集中精力具体思考;如果不再有更多的血腥恐怖主义冲突,在新千年里,我们的新世界里的科技发达的部落和文明将会怎样创造性地、和平地、充满希望地发展并相互促进。

詹姆士·卡罗尔(James Carroll)的《康斯坦丁之剑:教会和犹太人史》(*Constantine's Sword The Church and The Jews: A History*),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间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小 E. J. 迪奥纳(E. J. Dionne, Jr.)的《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政治》(*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齐奥丁·萨德尔(Ziauddin Sardar)和梅里尔·温·戴维斯(Merryl Wyn Davies)合写的《为什么人们恨美国?》(*Why Do People Hate America?*), 哈里·S. 阿什莫尔(Harry S. Ashmore)的《人权与不公》(*Civil Rights and Wrongs*), 戴维·S. 兰德斯(David S. Landes)的《各国的财富和贫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jin)的《奖赏》(*The Prize*), 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的《下一个美利坚民族:新民族主义和第四次美国革命》(*The Next American Nation: The New Nationalism and the Fourth American Revolution*),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西方的崛起:人类状况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ndition*), 加里·朱科夫(Gary Zukav)的《灵魂之座》(*The Seat of The Soul*), 里克·莱文(Rick Revine)、克里斯多佛·洛克(Christopher Locke)、多克·希尔斯(Doc Searles)和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合写的《破茧而出》(*The Cluestrain Manifesto*) (亦译《新新市场宣言》)。我想把这 15 位作者的上述著作推荐给那些希望对人类的遗产和人类的将来多些理解的人们。

还有三本书及其作者因其政治哲学和反映美国的政治、经济正在走向腐朽的统计资料和数据而值得特别提及。它们是艾米·古尔特曼(Amy Gutmann)和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合写的《民主和分歧》(*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 唐纳德·巴特利特(Donald Bartlett)和詹姆士·斯蒂尔(James Steele)的《美国:问题出在哪里?》(*America: What Went Wrong?*)以及马克·齐普佐尔(Mark Zepezauer)和亚瑟·奈曼(Arthur Naiman)的《把富人从福利中拿掉》(*Take the Rich off Welfare*)。这些是值得在飞机上看的书,尤其值得在飞越美国时阅读。巴特利特和斯蒂尔写的关于美国的政治现实和统计资料的其他书也很有见地。乔治·威尔(George Will)的《重建》(*Restoration*)、理查德·尼克松的《超越和平》(*Beyond Peace*)、约翰·奈斯比(John Naisbitt)的《亚洲大趋势》(*Megatrends Asia*)、琳达·格兰特(Linda Grant)的《千年性学史》(*Sexing The Millennium*)以及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的《世纪》(*Century*)不仅有助于我把

一些思考确定下来,而且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不失为好读物。

那些投票支持把《爱国者法案》变为法律的职业政客们也特别值得一提。正是他们那种剥夺美国人基本自由权利的不爱国行径使我义愤填膺,激励我把1968年开始做的事情做到底。

吉恩·威尼克(Gene H. Winick)特别值得我致意。他向我引见了吉姆·奥谢(Jim O'Shea)和希勒尔·布莱克(Hillel Black)。他们两人看完我的手稿后在编辑方面给了我宝贵的指导。吉姆建议我在整个三部曲里进一步突出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作用。希勒尔劝我把重点放在美国能向香港而不是向中国大陆或亚洲其他地区学习些什么。他们的中肯指点使我将稿子修改成为现在这样更具可读性的本子。

汉克·司考特(Hank Scott)、彼得·米勒(Peter Miller)、史蒂夫·奇科莱尔(Steve Chicorel)、杰伊·约翰逊(Jay Johnson)在出版方面教给我很多新知识。拉斯·巴纳德(Russ Barnard)和杰米·麦圭尔(Jamie MacGuire)读了我的最初手稿,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使我的写作走上正轨。斯图尔特·沃尔芬德尔(Stuart Wolfendale)在编辑上的指点助我努力修改,删除了不必要的内容。卢克·亨特(Luke Hunt)在阿富汗、克什米尔、伊拉克和美利坚帝国上的内行的见解使本书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某些看法更趋完美。马克·凯帕罗撒(Mark Caparosa)为本书设计了迷人的封面和排版;乔纳森·夏普(Jonathan Sharp)作为本书的技术编辑兼校对,目光敏锐,意见中肯。

黛安·斯托蒙特(Diane Stormont)在编辑上的建议、她的耐心和指导特别值得承认。她帮助我捋顺思路,指导我斟酌措辞、删除空话,这才有了摆在你面前的三部曲。

引 言

美国轴心

虚伪、缺知和麻木

后 9.11 时期的三部曲

世界停止转动的时候你在哪里？

——艾伦·杰克逊

新世界仍杂乱无序

几起法律诉讼和多次地缘政治冲突把我灼伤了。这些冲突折射出美国 20 世纪末的夕阳西下状态，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疤。2001 年 4 月 1 日，美国那架间谍飞机与一架中国喷气式战机相撞后降落在海南岛上，当时我与中国大陆妻子的离婚正闹得不可开交，她把我们的儿子和全部资财劫到了上海。在上海的她和在香港的我之间的唇枪舌剑逐步升级。由于 24 名美国男女军人和那架高技术间谍飞机被扣留，中美双方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2001 年 9 月 11 日，香港一位法官发出强制令，要求我妻子停止其关于离婚和儿子抚养权的再次诉讼。这天早些时候，恐怖分子采取自杀行动，驾机对美国 and 自由世界的自由制度发动攻击；对此，中国大陆有许多人高兴得欢呼起来甚至开怀畅饮——虽然也有他们的同胞被炸身亡。

我妻子对 9 月 11 日法庭裁决的上诉，与塔利班、“基地”组织、萨达姆·侯赛因等呼吁伊斯兰世界挺身而出的吁请一样，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我个人这件辛酸事和同时出现的地缘政治上的这场悲剧有许多教训。我希望在步入 21 世纪时,我写的这三部曲能够使我们脱出这种被扭曲的关系,并在消除中美这两个太平洋沿岸的大国相互间存在的文化上、政治上的误解发挥些作用。我说的既包括人民之间又包括政府之间。要想打败恐怖主义,对全人类而言美中两国间的良好关系是不可或缺的。美中两国有着同一个敌人,在新千年里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对敌。

在世贸中心亲眼目睹仍在冒烟的双子大厦的残墙断壁时,我感到自己是在见证一个自陷困境暂时无能为力的美国。似乎制宪元勋们的在天之灵也在痛苦地呻吟。人们不仅仅是在为死伤者及其亲人伤心,也在为美国伤心。

世贸中心那里的有线播音系统广播说现在安全了,人们可以回去上班了。职业政客们也在公开发表着声明。但这些都只不过是虚伪的、误导人们的谎言。可惜,我们早已养成了习惯,对其信以为真。

政府的情报机关未能对美国及其公民进行有效“保护”。政府部门的许多委员会和卓有见地的专家曾一再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恐怖主义的威胁迫在眉睫,有人正合谋组织爆炸行动,这将对美国及其公民构成种种危险。对如此宝贵的见解,纳税人该给这些委员会和专家多少报酬?

然而,政府却故意对那些预警置若罔闻,美国的职业政客们与那些为其竞选出巨资的大公司老板、石油国的独裁者和君主们打得火热——而正是后者为恐怖主义筹措了资金。这些政治家们决意要人为地造出一个容易识别的敌人。这样的神秘对象我们身边没有,而中国倒正合适。

中国成了这些职业政客选中的 21 世纪的敌人。共产党专政是很容易识别的,于是便被推定为与美国不共戴天的死敌。其实,公司主宰的美国机制、崇尚自杀的恐怖主义分子、压迫摧残本国百姓却为本国的恐怖分子提供资金的那些独裁者和君主们,才是导致新的世界混乱的罪魁祸首。

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组织、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拉克早在 9.11 事件前就在策划恶作剧了。9.11 事件使他们成为世界关注的焦

点,使他们登上了后 9.11 时期极其纷乱、动荡的新的世界混乱状态下地缘政治的舞台。调节政治镜头的摄影师,是我们宗教的职业政客、他们那些有钱的利益代理人与集体代理人。

我们所熟知的那个世界在 9 月 11 日结束了。对世贸中心的袭击不仅改变了纽约市的景观,而且改变了美国的公司和地缘政治的格局,改变了美国领导的新世界。9.11 成了转折点。从此,我们将以本地的、地区的、全球的眼光从感情、物质、政治、经济这些层面上审视我们的政治、公司和文化上的传统,并挑战未来。天真、愚昧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世贸中心的攻击不只是对美国的攻击;遭到摧毁的也不只是“美国的贸易中心”,因为“美国的贸易中心”代表的是以美国为首的麻木的、无知的整个现代西方世界。

目 标

1968 年大学毕业后,我一直打算写一本书。在 35 年多游历各地期间,我从报纸上剪下有趣的文章,从因特网上复制电子邮件,下载数据,就多个题目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和提纲,涵盖了政治、文化、社会、道德、性和宗教。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更新我的笔记,剔除那些过时的看法。写一本书的初衷变成了写三部曲。

在过去的年月里,我曾有过数次不成功的开头。原本的目标是写一本关于公民学和历史的论著。但是,在新世纪到来时,现实与浓缩了的历史又一次趋同。由于我们大家主动与那个早已被抛弃的政治程序脱离,血腥的历史再度重演,导致了美国所面临的悲惨局面。这套书将是美国当代生活的写照,从一个方面反映当今美国人的麻木和目光狭窄——不仅是眼下,而且是一贯如此。这套书是我独立观察和诚实思考的产物,是对职业政客们对美国的政治过程和政治制度的任意歪曲所作的社会性评论。这套书很容易读,在快节奏的今天一口气就可读完。本书作为参考性指南,具有打碎不切实际的幻觉和实践的潜能。莎士比亚提醒我们说,过去只是序幕。牛顿和爱因斯坦为莎翁的话做了诠释。问题在于我们要知道该找什么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的细微差

别和特征。知识会给人带来宽容和谅解。

我们得往外看往后看，才能具备更大的本领来观察我们的国家和自己的前景。现在是过去的产物，将来是我们所创造的现在的产物。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读了牛仔哲学家威尔·罗杰斯的著作。在此，我决定引用他的几句话，因为这些话是本书的前提和基础。威尔·罗杰斯在20世纪初说：“人类尚未准备好接受真正的真理，也没有准备好接受真正的和谐。”威尔·罗杰斯还认为孔子“身上渗出的知识比过去50年里美国参议院说出来的知识还多”。我的目标是使我们这些麻木的美国人，在21世纪接受这些仍然符合实际的言论。这位牛仔哲学家还说：“最了解中国的是孔子，但就连他到临终时还觉得自己对中国的情况不甚了了。”我认为他这个评语永远不会过时，同样适用于当今的美国人。我希望眼下这三部曲能够给人以必要的教育，有助于除去美国人心理上对中国人和亚洲人那种早已根深蒂固的负面形象。

三 部 曲

宗教、政治和性这三个东西，我们通常是避而不谈的，因为其中的每一项都会引起人们的激情和欲望。为什么要这样呢？难道说由于我们的宗教领袖、职业政客及其执法杀手已经在潜意识上使我们习惯于不去细看他们的渎职行为，从而对这三者避而不谈？我认为，宗教、政治和性是造成当今世界机能性混乱的根本和核心问题。其理由我会在这三部曲里进行深入探讨。在地球上，人是最会自我糟践的动物，也是机能障碍最严重的动物。我们在根本上出了毛病，是我们自己决意毁了自己。一代一代的人为了使人们在心理上、政治上养成习惯，俯首帖耳地接受那些宗教和政治首脑的奇谈怪论，故意搞了些名堂；而我们则成了这些东西的受害者。如果我们不去反思我们的缺点，继续一味盲目地跟着那些职业政客沿着自我毁灭的道路走下去，那么，将来的人们就会像我们现在研究恐龙那样来研究我们。我们这种无视过去错误经历的倾向已经被教会和政治权贵们抓住和利用了。

我希望通过这三部曲能够纠正美国人对自己和对中国-拉美文明的错误认识,使美国人意识到自己所持的双重标准和其他缺点错误。这样,他们就会成为地球村的爱国公民,就能在力图消除分歧和误会的过程中对其他村民多些理解。本着增进理解的出发点,本书将探讨华裔美国人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和华裔-拉丁裔美国人的官本位社会之间进行合作所能产生的增效作用的好处。这种作用在香港已经得到了验证。这种相互传授花粉的工作将使我们有能力创建一个“路线图”,从而建立起世界新秩序,即建立起一个包括宗教、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经济等方面的文明与和谐的混合体。

我希望这三部曲能够起到发人深省的作用。其根本意图在于引起不同年龄段的人之间进行对话和辩论——无论是祖父母、父母,还是孩子;无论是流民、讨厌鬼、被社会遗弃者、孤独者、天资聪明者、新生的一代、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百姓。但愿这种始于家庭内部的讨论能够导致各家各户、各社区确定该怎样生活,怎样与别人、别的社区进行交往,从而结束当前这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

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这三部曲在现存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顺势疗法。开出这个良方为的是尽自己绵薄之力,使我们在新千年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其实,这个方子在过去的千年中早已存在,只不过被那些职业政客为了进行宗教和政治竞争而用其自私的议事日程掩盖了。这个陋习使我们这些麻木的美国人付出了代价,尽管其是在无意中造成的。美国人应该经常使用我们这些麻木的美国人这个说法,并以此名义审视正在他们身边发生着的事情。

在对当前人类情况进行探讨的过程中,三部曲的第一部集中研究政治上、宗教上的种种虚伪现象,以及为什么说这是今天的现代病的主要原因。第二部简要回顾现代帝国的冲突史,以及这些冲突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内外政策造成的影响——而这些政策在中美 21 世纪中是不得不加以研究和修正的。第三部对前两部所提出的关于未来的模式加以扩展,提出一个“路线图”,说的是美国人怎样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以消除当前人们正在经历的政治上和地缘政治上的痛苦。第三部详细探讨了一旦我们真的致力于整治当前政治上的混乱状况,当代和将来的几代人在个人、国家和地缘政治方面会获得

什么益处。

为达此目的,在第一部里,前三章分析指出了美国的由宗教驱动的虚伪错误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及其给纳税人造成的长期而沉重的负担。后几章探讨了导致今日这种状况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并在宗教、政治、性、经济、哲学、家庭和生活等领域将英裔美国人的社会与华裔美国人的社会进行比较,辨识和探讨人类、个人和公共机构的基本缺点,分析并指出发展过快的音乐影像文学的根本性失误。第二部指出之所以种种机构得以强奸民意,是因为我们这些麻木的美国人受了他们的骗,上了他们的当,听任他们这样胡作非为。

在每一部中,各种意见、观点和解决方案都是一步一步讨论和提出的;全书的讨论是渐进式的,自然演化的。

第三部将吸收前两部的结论,提出可供选择的操作模式。在第三部中,将指出为什么我们应该夺回这些机构,将其合成一个各种文化都能够接受的最好的综合体;将指出为什么说在一个有助于整体发展的世界新秩序中,职业政客们及其特殊的兴趣是不起作用的。在政治上新瓶装陈酒已经不行了,现在该是换掉它们的时候了。美国要想在 21 世纪在政治上健康平稳前进,特别是要想在全球的政治竞赛中继续取胜,就需要有新的政治发动机、车轮和司机。

辩论和评议应该受到鼓励。如若不然,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就会在各个层面上取而代之。重新召开制宪会议和全国性的会议,举行地方性的、地区性的、全国性的论坛,进行公民复决投票也都是可以采用的办法。而过激的手段、对抗性的冲突、暴乱、恐怖主义、战争等都不是达到世界新秩序的可行办法。

世界新秩序方面的争端应该是由人民而不是由教会、职业政客或官僚来解决。人民得从政治和宗教权贵们手中夺回上帝赋予的权利和自由。政教得像我们的开国先父们所主张的那样实行分离。

第三部是结论,提出可供美国和具有前瞻性的世界使用的办法和道路以创造一个融东西方思想于一炉的可行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将重新注重人类的根本目标、信仰、信念和向往,因为这些美好的东西能够使人类共同迈向名副其实的世界新秩序。